

兩零山東解五萬兩零北直隸三萬兩零而  
已餘各省直全無解到且非獨此也所有欽  
奉搜括各款實以遼事孔棘逢人詢問到處  
尋求而爲是補苴之計乃亦槩多推諉觀望  
有解者有不解者有解而未肯盡解者嗟嗟  
此孰非國家事也而畛域分之而空文視之  
耶臣備聞援遼兵馬日費糧料草豆多至一  
萬兩少亦不下八千兩催討移檄急如星火  
今惟有罔寺原借未發銀十萬兩已題差本  
部主事張三傑領解矣工部未發三十萬則  
彼處差官韓元吉候催領解矣太倉雖有各  
處零星解到銀兩然陸續給發見存不踰三  
十萬則又已題差主事林肇開領解十萬及  
新餉司郎中單崇順解二十萬而隨已空竭  
矣出者有如流之消而不得不出入者爲望  
梅之待而不能遽入點金無術捉襟露肘而  
欲汲西江之水以捄燃眉寧有及乎方今川  
貴諸路兵齊集出關金白二酋踴躍助順將



士生敵愾之心奴酋有垂亾之勢指日征剿  
經略督撫諸臣自有妙畫定算而師行糧從  
輸運無缺則臣部事也臣每對入覲各正官  
告以軍興緊急作速交解而正官尚未回任  
署印率多支吾伏乞趁此計事方竣衣冠尚  
集之候亟下

明旨諭令各省直司府州縣等官或有順帶解到  
加派及撥括各項銀兩即便赴部交納轉給  
遼餉其未曾解到受限該正印官照依水程

日期作速回任先將見在貯庫別項銀兩撮  
那起解隨即徵補如枉道過家抵任違限該  
撫按衙門查覈水程叅處間有陞轉留用缺  
懸未補及補而未赴任者署印官亦宜遵照  
加派及撥括前項額軍需其太僕寺未發十  
萬工部未發三十萬亟乞

皇上嚴令部寺速差官張三傑及遼陽委官韓元  
吉星夜解赴庶糧餉接續撻伐用張而遼事  
可速濟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懇請多餉以濟危邊事  
准經略楊鎬咨據署新餉司事按察司經歷  
左之似呈稱接潘餉司交代冊開十二月終  
止查明實存遼陽庫銀七萬四百兩今查援  
遼兵馬及本鎮新兵礦兵標兵見在遼瀋寬  
奠開鐵等處駐防糧料銀并各將官廩給公  
費月支不下十五餘萬兩又加各將官部下  
召募家丁有該補給安家補討布花銀兩雖  
有新到南部銀八萬兩尚不敷正月之用二

月錢糧缺乏無措正擬呈詳間適准戶部咨  
發工部銀十萬兩十二月二十七日委官傳  
良弼等領運徑至遼陽又發太僕寺銀十萬  
兩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題差本部張主事領  
解止到山海關交割預差的當官接解又聞  
寧前一帶空野難行選委勇健軍丁押護等  
因到職合無呈乞作速差官接運并撥軍丁  
護送前來接濟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看得遼  
瀋開鐵兵馬四集月餉安家時刻難緩庫貯



無幾委不敷用今既有部發銀二十萬金僅  
可以揀目前之需亟應咨會爲此合咨貴院  
煩爲查照咨文內事理希卽轉行分巡道選  
差的當官員前赴山海關接領張主事銀十  
萬兩解官傳良弼銀十萬兩亦差人沿途推  
運仍各多撥軍丁押護速至遼陽交收進征  
期迫立等濟用施行等因又准經略咨先爲  
奴酋發難徵調兵馬雲集塞下每以兵食爲  
計惟恐糧草不敷本部院抵遼以來酌量兵  
馬以八萬爲率進征以三月爲期合用行糧  
豆草檄行守巡海蓋開原四道及新餉司從  
長計議守巡海蓋共備六萬人馬三月之需  
開原止備二萬人馬三月之需動支新餉及  
部發米價銀兩各照議定前項米豆草束之  
數九月起起時召買去後凡巡海二道所買  
者旋收旋運徑赴遼陽交卸遼陽轉發瀋陽  
接濟開原所買者止存開鐵備用經今數月  
未據完報漫無稽考本部院移檄移書不啻



十數次今據該道查報各已未完數目總計  
完者未半分巡海蓋猶未及十分之一而分  
守道尚稱三萬一千餘兩未經發買無論續  
調西兵卽進征八萬之師將何處給時值春  
融冰雪漸消師期日迫此何時也萬難延緩  
除一面按數嚴行各道勒限分投催比外備  
咨前來希卽一體嚴行催併庶糧草早完進  
剿有賴而盪平可期矣等因本月二十三日  
又據開原道兵備僉事潘宗顏呈爲召買本  
色事職前往還鐵嶺一路居民百十爲羣或  
三五十爲夥無論五六十起紛紛遮告泣稱  
草豆尋買不出地方所產已盡兼稱春種俱  
絕見今各民糊口無粒哀號撒價等情職睹  
之不勝心酸神悸亦泣諭諸民軍國大事情  
不得已之情諸民惟有前後遮號心頭撞地  
而已職查得開原一線東西止五六十里三  
堡殘破之後用至今委實將盡職先爲之添  
價以慰其意嚴比以催其完禁官弁之侵索



以戢其奉公法止矣至今而法無所施矣再  
迫之則民有驅而逃耳西走愁東走奴耳計  
今未完豆尚三萬四千石不敷草尚七十五  
萬束主客官兵見其尋買之甚難喂馬艱苦  
日費銀五六分不能飽一馬或買草不得而  
街頭大號相率南逃日報數次地方之物價  
人情卽此可知職有何術能爲之家挽而人  
留哉萬不獲已止有各軍量加糧料以償其  
苦輒止召買銀以安民心儻上臺准加軍糈  
尤可那給折色至本色不足惟有望臺蔭會  
同計處廣于措置或于遼海兩路早爲移運  
庶不致臨時坐悞也等因呈詳到職職惟師  
行以糧爲急遼左自軍興以來調集及召募  
主客官兵不下十萬餘月支糧銀不下十五  
萬餘兩而各將官下召募家丁安家布花之  
費不與焉東事一日早完則可省一日之轉  
輸東事一日未完則須滿一日之儲備經臣  
方略已定布置已周而無奈去冬雪大寒威



異常是以遷延至今又川兵杳無音耗而浙  
兵逗遛不進援兵未齊人懷觀望誓師之期  
與凱旋之日職尚未敢預定職所知者有餉  
銀之當多補及本色草豆之當厚集而已矣  
今餉銀在庫者七萬四百兩續到南京十五  
萬除密雲寧遠各留二萬廣寧留三萬到遼  
陽者八萬耳合之庫貯銀七萬有奇并主事  
張三傑委官傅良弼領解未到銀二十萬僅  
足正月二月之用此後續差何官令解何項  
銀兩如各衙門那湊已盡各省加派地畝銀  
未到戶部當蚤爲那解接濟若待援兵脫巾  
而後圖之噬臍何及至本色草豆尤宜多蓄  
職未出都門時已屢言于計臣且具疏入告  
矣自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入遼境受事無日  
不檄行各道上緊催運公牒私牘紛如雨下  
而依期早完者尚寥寥也緣去年八九月間  
援軍到者無多糧草猶賤各軍俱顧目前之  
便不願領本色以致各道因循耽延至于今



日完者尚未及半且有銀尚未發者當議買  
本色之時銀一分買草三束今每束價銀一  
分五釐矣豆一斗銀四分五釐今踴至一錢  
五分矣其在開原道倍爲騰貴夫不上緊收  
買于易買之時而倉卒于騰貴之際雖各道  
皆稱賢而事機蹉跎大費周張職不能無尤  
焉經略遺書于職有云各道奉行不力者似  
視不肖猶不若五日之京兆也嗟乎經略事  
權在手任事將及暮年而猶云然何況職銜  
門原係裁減職官原係經略帶管之官東事  
旦暮告竣卽當卸擔經略亟圖抽身者哉但  
督餉大臣未蒙允用職誼無可推諉晝夜拮  
据憂心如焚若不及今蚤言後雖治職溺職  
之罪亦無益矣伏乞

皇上俯念進剿在邇糧餉不繼速

勅下戶部多爲湊解無致匱乏致生他變再乞

天語嚴勅各道無得泄泄從事儻悞軍機罪有所  
歸職一腔苦衷惟知實心任事以報朝廷他



非所計矣

戶科叅看得遼左糜餉月以萬計太倉若洗不  
得已爲撥括爲那借爲加派計無復之耳那  
借者尚有工部與太僕未解銀四十萬見奉  
嚴旨自當速發無容復贅若加派一項百未解一  
卽搜括各款開有未盡解者更有漫然不應  
如雲南一省者蓋措處若斯之難也處之難  
自不得糜之易况用兵之期已及所望該鎮  
備儲芻餉令士飽馬騰一鼓而奏犁庭掃穴  
之烈何啻饑渴孰意有先時失戒臨事倉皇  
如守巡各道者乎據撫院疏稱合用行糧草  
豆經略先已檄行守巡海蓋開原四道及新  
餉司從長計議各照議定前項米豆草束之  
數九月起趨時召買迄今五閱月非漫令致  
期者比矣及總計之完未及半且有未及十  
分之一者更有三萬一千餘兩未經發買者  
預備芻餉已不啻三令五申矣柰何填耳不  
聞敢于泄泄也豈士馬可以枵腹而充陣耶



今開原且稱草豆尋買不出哀號撒價迫之  
有掉臂而走耳當召買之初價值既省居積  
亦易今草已四倍之豆亦兩倍之矣增價買  
之已屬非計脫果如遮道之語春種俱絕糊  
口無粒將安有神輸鬼運之術哉未能綢繆  
于未雨何能取辦于臨時事窮勢迫不知其  
所終矣聞薊鎮擬運三分之一于山海永平  
誠不堪重困或量益其值使不虧累亦不妨  
與薊共效纓冠之誼也若登萊海運雖開單

運草虞其飄泊有謂宜豆草並運者有謂或  
召商販買彼知價騰或趨之如鶩者亦可以  
備不時之需也此皆不得已而爲之設處之  
計何如先期而圖者費省而事逸乎各道業  
已身肩任事何得玩愒周章應勒限督催務  
使糗糧芻料及時而濟萬一不敷致悞軍機  
悔無及矣經略奉命征討彈壓屬僚自是職  
掌乃自比于五日之京兆其何以作士氣而  
褫虜魄乎均應



勅下嚴旨申飭毋容以姑息長怠玩之風也抄出酌之

知

姓

姓

姓

姓

籌遼碩畫卷之十六

巳未仲春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議添兵將以安危遼以保封圉事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兵備副使張銓呈蒙職憲牌照得遼東三面隣虜一面濱海中止一線之路自山海以至三岔河延袤六百餘里處處冲險時時戒嚴近以東夷之變西虜乘機挾賞往年虎墩兔愁入市領賞在三四月間今正月中旬卽來報箭比往年



勅下嚴旨申飭毋容以姑息長怠玩之風也抄出酌之

知

姓

姓

姓

姓

籌遼碩畫卷之十六

巳未仲春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議添兵將以安危遼以保封圉事據分巡遼海東寧道兵備副使張銓呈蒙職憲牌照得遼東三面隣虜一面濱海中止一線之路自山海以至三岔河延袤六百餘里處處冲險時時戒嚴近以東夷之變西虜乘機挾賞往年虎墩兔愁入市領賞在三四月間今正月中旬卽來報箭比往年



甚蚤藉市爲名陰瞰虛實其情居然可見所  
慮兵力單弱儻卒然有警若戰若守方畧安  
在該道兼攝寧前應併行查議某處官卑難  
以彈壓今應改設何官某處兵少難以防禦  
作速量添兵馬某處爲名色委官某處爲  
欽依職官通宜酌處某處爲極衝邊堡某處爲腹  
裏邊堡不妨更調綢戶牖于未雨之前防  
睡于卧榻之側該道須博採羣議悉心籌畫  
仍親詣要害之處一一相度立等回報以憑

具題等因該本道查得中前所係薊遼接壤  
尤爲喫緊相應設立遊擊該所備禦移駐鐵  
場堡以防薊遼一片石通賊要路其高臺口  
諸虜常懷不軌今應改欽依備禦以資彈壓  
檄木冲係中左所通賊要路舊係守堡官卑  
兵少似應改設提調量加馬步兵百名于中  
左所逃故兵糧募補以防竊賊則高橋一帶  
行旅可保無虞矣又查得大興堡極爲冲邊  
係杏山備禦所屬杏山堂奧也大興門戶也



門戶嚴則堂奧自安而賊亦不敢輕覷矣合  
將備禦移駐大興堡杏山改立提調足資保  
障義州所屬大清堡係廣寧西北最冲邊口  
而西夷諸酋竊犯皆由此入雖設備禦一員  
兵力單弱不足以拒其鋒當改立遊擊一員  
量添兵馬駐防其錢糧酌于義州所屬邊堡  
逃故內通融議補召募務足千名則大靜大  
寧諸堡可恃無恐矣至于右屯原係備禦先  
年因城垣傾圮奉

明旨改設遊擊一員馬兵一千名今城業已修復  
且本處屬在腹裡多設兵將似爲無益合無  
移駐大凌河所與錦州戚家二處接壤庶屹  
然有鼎足之時矣其大凌河原設備禦仍移  
右屯以資彈壓再照西平堡離邊止半里之  
地夏月濠水爲阻可保無虞冬月冰結虜賊  
垂涎此堡馳馬可到今應改立遊擊如遇有  
警以便接援三岔河東本處原設備禦移駐  
西興堡其西寧堡亦應改立提調庶冲邊有



賴如此沿邊添設兵將碁布星羅勢若長蛇  
首尾相應醜虜雖入則左右皆兵一呼卽至  
落落犬羊可鞭箠逐也第內中前所高臺堡  
興水堡椶木冲等堡皆屬寧前道非本道越  
俎而議緣代庖不得不爲併議者也統俟酌  
定會題施行等因到職職謹會同總督薊遼  
汪可受遼東經畧楊鎬山東巡按陳王庭看  
得遼左處處鄰虜而寧前一帶至廣寧之錦  
義大凌河西平堡最爲冲邊其中前所爲薊  
遼接壤所屬鐵場堡逼近薊遼一片石爲通  
賊要路尤不可不急爲議防也旣經道臣張  
銓查議前來又該職親與總兵李光榮面議  
以爲確當相應具題其中前所大清堡西平  
堡新添遊擊

勅書符驗旗牌應否照例請給非職等所得專也  
伏乞

皇上軫念危遼卽

勅下兵部速議覆行



○經畧楊鎬題爲恭奉

嚴旨倍加悚惶謹先陳梗概以祈

聖鑒事本年正月三十日接得邸報兵部一本爲  
時當改歲捷伐當行等事奉

聖旨東方料理已久師期將及一切戰守機宜如  
何尚無成議且北關獲捷之後虜中情形何  
如如何久無奏報怠緩若此安望成功爾部  
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畧楊鎬將議定征勦防  
禦方畧作速馳奏今大兵雲集餽餉煩難儻

致師老財匱責將誰諉這條議諸欵有裨邊  
計經畧督撫等官一體遵行欽此伏念職以  
菲劣受

命東征短綆深汲知難稱塞然以國家安危所繫  
且奉有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之

旨故心力不敢不竭夙夜不敢自寧一切虛報不  
敢數騰以眩聽聞一切浮議亦不敢數陳以  
滋搖惑如近日報奴賊攻圍北關報虎酋祭  
旗上馬徒亂人意不免失于張皇者職惟有



事平不敢居功事不平不敢辭歿耳乃兵馬  
徵調今雖未齊錢糧本折今雖未克審時度  
勢師期擬有浹旬怠緩豈敢萌心心固不免  
如焚機有難以預洩者秦人使武安君爲上  
將而令軍中敢洩者斬趙奢救韓而令軍中  
曰有以軍事諫者歿至堅壁留二十八日不  
行豈非守便宜而遵陰符乎况賊中漢人極  
多卽近日星變之占彼且歷歷與聞更多值  
奸細密賄西虜每每入探師期而又曷敢以  
軍中機宜顯然傳播于遠邇夫機者弩牙也  
一動卽發未發不動故曰兵機又變換在斯  
須之間非可定以執一之見若戰守規模則  
各總兵分防之地已具虜中情形總兵俱有  
塘報在部科可按也今

皇上卽責職以馳奏征勦方畧職亦必待出師旬  
日之前方敢具題以聞職亦望

皇上將職去年十一月間所請懸賞規格早賜嚴  
推以便舉事職不勝戰兢待



命之至

○巡按山東御史陳王庭題爲恭陳軍前緊要事宜伏乞

聖明速賜處分以裨戰守以圖全勝事職聞事莫重于討逆法莫嚴于治軍逆奴倡亂自干天誅

陛下不以職爲不肖令以巡按監軍與經畧楊鎬督視主客兵馬恭行天討諸凡軍中事宜節經部科之所條陳

明旨之所裁斷不啻犁然具矣顧軍機最重軍事最繁一切大小機宜有裨戰守仍須議處者尚駭職撲檄無文無能倚馬修詞逐事陳請謹于誓師之期將近日應行事務列數欸彙爲一疏上希

聖斷伏乞

勅下兵部查照數內事理議覆得

旨行職遵奉施行軍機幸甚職愚幸甚

一師克在和自古所記乖氣致殃禍莫大焉茲



當主憂臣辱之秋宜篤同舟共濟之誼故將  
不分主客貴一其志兵不論多寡貴協其心  
儻或持狐疑懷觀望計利害憚勞苦心有知  
見而不言機會既乘而坐失冒人之功頓生  
不根之論摘人之瑕專標在己之瑜此悉不  
和之流害也既悞軍機且釀隱禍蹈此轍者  
臣請亟以白簡從事務期與文武諸臣戮力  
同心以襄大事伏候

聖裁

一將將者必賞罰明信而後可以服人將兵者  
必紀律森嚴而後可以用衆我國家養兵千  
日用之一時主客將士奮勇克敵然後爲國  
分憂今已分有信地定有師期當追若不追  
應援若不援勒馬而立聞風而逃或迂迴程  
途以避賊難或散亂營陣而受冲突諸凡此  
類均屬不法俱以經畧賜劔從事此先王明  
法勅法尤喫緊于信賞之外者伏候

聖裁



一揀選前鋒前鋒破敵後鋒割級此馘虜定例  
賞功之時斷以前後鋒三七給賞若前鋒貪  
功搶虜級致賊乘亂掩襲勝翻爲負或致賊  
奔逸潰散搶奪首功者其罪彌甚除不准紀  
功外定以軍法從事庶軍丁向往直前無謬  
毫末而頓迷丘山者矣伏候

聖裁

一撫順等城堡人民被酋擄掠在奴寨拘繫者  
不減數萬誠恐大兵旣進混淆難分嗟此戾  
民疇非生齒遭此荼毒也故職會同經畧照  
依進兵信地各立材官一員執持招降旗面  
多方呼召凡二城六堡百姓被擄掠者俾解  
衣裸身卽准招進儻冒功之徒有妄殺者卽  
罪不宥有能招過多者卽照數優賞奴兵雖  
衆不爲倒戈必且內亂我兵亟乘機邀擊勿  
失機會伏候

聖裁

一遼瀋開鐵四大城池近臨奴虜今我主客兵



馬分爲四路進勦逆酋除入重地方獲成功  
聞逆酋自分必歿收斂部落附入大寨合力  
併衆以抗我師前項城池在在可慮合無每  
城每軍丁三千擇良將統領督同壯士悉力  
防禦緝拿細作凡各色人等嚴禁不許入城  
一以防逆奴冲突一以絕西虜窺伺再乞將  
續調兵馬

勅行兵部速催渡遼卽分隸四城以壯聲勢此又  
根本之計當預籌于進勦之先者也伏候

聖裁

一朝鮮官兵及金白二寨夷人受朝廷豢養二  
百餘年今逆酋得罪朝廷正若屬竭忠報效  
之時恐有奸猾夷人爲狐兔之悲者不知狐  
兔同物奴兒哈赤爲反賊二夷爲忠順已非  
同類何得援比若平時不能東兵臨陣不能  
奮勇又或以一二陣塞白不俟賊平引兵而  
去此不謂之忠順八伐具在斷不敢私伏請  
天語特爲申飭亦鼓舞四夷制勝廟堂之一大機



括也伏候

聖裁

一清河靈陽寬奠沿山居民性多獷悍不受約束日以挖參盜礦爲業難以數計亦奴酋所素憚者召以兵名畏不敢來然皆垂涎夷利堪與賊敵合無未兵之先遍榜山民隨大兵齊進儻然奮勇登先斬關奪寨將奴土宇准與耕種爲業夷寨之利民得兢取有能擒斬奴酋并其頭目及俘獲首功者一例給賞此風一倡望風自衆東山草木胥皆軍兵亦誅亂討賊之正法也伏候

聖裁

一六師旣興餉卽隨之援遼兵馬除續調川陝三萬未到外職親查點過主客兵丁各四萬有奇約月給餉銀二十餘萬計此時在遼餉銀止十餘萬兩尚不敷三月又給之數目今兵集于野豈能枵腹而應敵乎兩河芻粟已竭萬一京運不接患不獨在奴矣固有以小



費省而成大費者職切憂之撫臣條議地畝銀兩全未解到司農剝肉補瘡計無復之職爲數萬軍丁請命當此誓師之辰伏乞我皇上亟發內帑百餘萬遣新餉臣單崇解濟軍興則士得宿飽敵愾有資矣伏候

聖裁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急請多餉以濟危遼事山東司案呈遼東巡撫周永春題前事奉

聖旨遼餉緊急着該部奏處多解無令匱乏其本色糧草着各道作速收買不許仍前緩怠致悞軍機欽此看得自奴酋狂逞而調集援兵迄今凡十餘月矣臣部無日不籌兵餉蓋不啻目蒿而心嘔也又無日不催兵餉蓋不啻舌敝而頰禿也然止能籌之催之解之而已孫子云千里餽餉士多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况遼陽在千里之外乎是以督撫移文云發銀六萬兩可買米十萬石經畧移文云與其脚費二兩而運米一石則遼東可買



三石皆便計也至于就近召買則各道爲政督率各道則督撫爲政業已題奉

欽依遵行矣乃臣之于此役也晝則逢人而問夜則握筭而籌如那奏不足而議搜括搜括不足而議借貸借貸不足而議加派爲計亦窮矣臣復一面催折色又一面移文山東乘賤多糴以備海運一面解折色一面移文各道鎮委官乘時多買以備陸運日日而咨之日日而催之又日俟報部以稽考之用心亦苦

矣續據東撫咨稱登萊海運已開一次近聞收貯米十五萬餘石將爲二運又據薊鎮餉司報收草一十五萬餘又據永鎮餉司報收草一十五萬餘又先收天津漕糧五萬餘又查先日解銀六萬所買米十萬石共計三十萬石以十萬軍計之可爲半年之需乃登萊之米未運也永鎮之米未運也各道分糴之米未完也宜遼撫之汲汲憂危而有多餉之請也顧臣部之所拮据者在餉銀而督撫道



鎮之所措辦者在糧草當臣部之初議開海  
運時糗糧正慮今日之價踊也該地方既狃  
一時之價平又不急爲先時之召買何怪乎  
今日芻如桂而馬虺潰米如珠而兵無宿飽  
也爲今之計則惟有催海運廣召買酌內運  
以接濟急需而已東省專設海道議運原自  
有程期乃數閱月而始完一運果風波之遲  
滯乎抑督運之不力乎今後須如科臣所議  
米豆草兼運或船或筏相機而行勒以定限  
多不過半月仍聽商民便宜販賣則三月內  
或有可濟乎各道召買雖云地狹兵衆然金  
復海蓋之間素稱饒足豈無封殖以自固欲  
得原值以自潤者乎各道旣身任召買心切  
急公今已擴日持久可復怠緩從事亟當設  
法措處無泥常價務使兵得其食民得稱便  
則尤爲就近之急着乎若遼地所出止足供  
遼地之用今大兵雲集遼豈能供所望下薊  
鎮之陸運山東之海運共爲協濟如盼雲霓



乃山海永平之間驛擾已久不堪重困合如  
科臣所議量益其值另用脚價兩鎮已買者  
作速起運或駝或載隨便而行未買者照近  
日遼撫移咨陸續買運出關關內車脚督撫  
道另爲區處關外脚價又在遼撫之設法接  
濟兩地搬運庶無偏役之苦乎外此三者而  
別問兵糧馬草必天降地湧而後可非臣部  
所得知也及查近日陸續發解銀兩傅良弼  
解銀十萬兩單崇解銀二十萬兩林肇開解  
太倉銀十萬兩張三傑解太僕寺銀十萬兩  
爲日已久委官韓元吉候領工部銀三十萬  
兩見奉

明旨發解外省直搜括加派隨到隨發或亦可足  
大軍撻伐之用其一切召買水陸搬運諸臣  
旣已失之東隅當亟收之桑榆毋徒泄泄從  
事委之束手儻日後債事有如

明旨致誤軍機及撫臣科臣之所慮諸臣將何謝  
責哉是在督撫大臣嚴催迫促分別殿最特



加叅題庶撻伐可成而奴酋可繫矣仍乞  
天語申飭將海運召買內運等事嚴加責成務期  
足用有不足者責在督撫仍

勅部寺未發銀兩遵

旨速發各省直搜括加派作速起解本部恭候  
命下通行薊遼督撫經畧及順天山東各巡撫一  
體遵奉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議定軍餉畫一則例以  
免紛擾事先該經畧楊鎬題戶部覆各鎮援  
兵係營伍抽調者就于各鎮支給月糧以爲  
其父母妻子之養俟募新兵補額則扣舊餉  
給之而于舊兵家口以內顧銀給之若薊鎮  
之兵調而不補則不扣舊糧亦不扣內顧如  
新募隨援及夷漢家丁之隨征家口原無舊  
糧應每月加內顧銀三錢就在遼鎮支領此  
其大畧也所爲斟酌劑量亦旣犁然具備矣  
旣奉

欽依擅難更張然就畫一之中似猶有當議者卷



查征倭事例調到各鎮兵月給銀一兩五錢與本鎮無于是昔之一兩五錢爲實數而今之一兩五錢爲虛數也且援軍等耳在各將新募家丁月支餉一兩五錢而各軍止一兩二錢事屬未一况各鎮額餉原自不一有月食九錢者有食七錢六錢五錢不等者已自懸殊又有未經補額者有已經補額者有照數全給者有減半扣支者有通不准領者種種參差難以枚舉是不在遼鎮之一兩五錢

爲虛數而各鎮之內顧恐亦爲虛惠矣頃總兵劉綎對職云川兵每十日止與一錢二分是日給行糧不過一分二釐各兵啟行之後按月支給家口舊餉毫不短少果可望乎總之各兵出門則以內顧爲憂援遼則以餬口爲急今若一視同仁不論親丁與額軍但關以西者總以一兩五錢爲定通在遼鎮新餉內支給庶稱畫一乎職非不知司農措處甚艱經畧題請已定而故市恩于諸軍也但揆



時度勢有不得不然者當議餉之時豆一斗市價八分草一束市價一分卽職前月恭上急請多餉以濟危邊一疏豆一斗銀一錢五分草一束銀一分五釐此就廣寧言之也及職赴遼陽隨經畧誓師徧查各路糧草價值豆每斗一錢六分與廣寧不甚相遠粟米一斗二錢四分草一束不過四斤價銀三分且尋買不出馬多倒歿在遼瀋開鐵皆然而開原尤甚據該路管副將事遊擊麻巖報稱營中一日倒歿馬二百四十九匹逃軍十三名雖倡率爲首者梟首示衆而人心不固此可觀其大端矣自古舉大事者不惜小費職每諄諄與行間諸臣言之卽舊軍每月加銀三錢總計十萬之數月不過加銀三萬兩職前議加地畝正恐軍中錢糧不敷與諸軍苦苦爭較鎔銖不足得其歿力豈不知驟議加派爲歛怨之道哉或者曰舊軍旣與新軍同支一兩五錢乃舊軍家口在本鎮支領舊餉而



新軍獨無不又舐望乎是亦不難處也部覆  
有云各營伍抽調者俟募新兵補額則扣舊  
餉給之而于舊兵家口另以內顧銀給之新  
軍不產于空桑不抽自緇流何獨無父母妻  
子之顧比照舊軍例另議內顧無不可者卽  
在各省直地畝銀內扣留給之所費幾何如  
此體悉庶爲適均而無有餘不足之嘆矣再  
照職疏荷蒙

聖覽特爲軫念

勅該部奏處多解無令匱乏職仰窺

聖衷蓋急于東事之成功不吝轉輸之費該部隨  
移咨到職謂工部奏借銀三十萬見差委官  
韓元吉守催及查工部侍郎林如楚見今杜  
門請告不知于此軍國大事尚肯留心否若  
不照管速發此項亦同西江之水耳何濟遼  
事各省直地畝銀在河南撫臣李養正首倡  
急公之義已解到太倉十五萬山東五萬北  
直三萬此二十三萬獨不當卽刻解發遼東



乎至本色草料均急而草尤急職多方尋買  
督運或車載或馬馱晝夜拮据不遑寢處益  
軍興非同兒戲而職才又極綿薄但職之心  
力矢無一毫之不盡而已矣職謹會同薊遼  
總督汪可受經畧遼東楊鎬山東巡按陳王  
庭具題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行職等遵奉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風霾告變時事可虞  
懇乞

聖明亟圖修省之實以策治安事職于本月十九  
日接邸報見內靈臺占曰十八日壬申夜五  
更測得火星逆行入翼宿四海大兵民饑無  
所息又曰天下有急國愛將軍爲亂又曰邪  
臣專政忠臣不進等因私心已不無杞憂至  
二十日陛辭謁

陵午後忽見狂風大作黃霾障天白晝晦冥秉燭  
移時至晚怒號益甚內靈臺占曰天色忽變  
是謂異常四夷來侵有兵戰又曰朦塵者見



政令不明又曰內亂下人叛等因職往返  
陵京歷二十三四五等日風色慘烈無日不有飛  
沙走石之勢夫序及暮春固宜惠風和暢况  
當遼左舉兵之候方且俟天休命而變異乃  
爾耶聞蠟月五日彼中白虹貫日似三日並  
出之狀而空中白氣現一大圈竟罩遼城之  
上以昔日之徵合之今日之兆

皇上尚可謂天變不足畏乎畏天變者可但以靡  
文塞責乎竊計年來災異疊出而獨風霾之  
變爲屢見亦惟風霾之變于目前爲喫緊蓋  
中國之長技在火攻而火攻之取勝又在順  
風而呼也有如風伯不仁颺忽倏變萬一不  
爲我用而爲虜用東事豈堪再悞則今日之  
恒風亦大可寒心矣職讀洪範至庶徵有曰  
聖時風若則休徵也有曰蒙恒風若則咎徵  
也然則恒風之告變豈

皇上蒙昧不明者有以致之哉職不暇具論試以  
用人行政之大端畧言之大厦非一木之支



端揆豈一人之任况當國家多事之際尤資  
同心夾輔之功乃使隻影孤懸論思寡助一  
人之精神未易感格四海之屬望何能盡酌  
則腹心之蒙也糾彈封駁實廣益之門考選  
散館豈錮人之筭乃見在者摘瓜將盡候補  
者俟河難清則耳目之蒙也九列空虛邊才  
寥落蒐之林壑採之摘籍豈無克堪心膂之  
寄允符干城之托者乎乃有已請而未渙

俞綸應推而尚稽啟事者甚至師期已屆而贊畫  
之劉國縉猶剗印弗予

聖怒已霽而幾釋之劉光復尚屯膏未沛則巖穴  
與囹圄並蒙也王封原取給于內供而近乃  
專責之外帑况七萬之成例已無不敷倍增  
之金錢糜之何益剗邊軍待哺之需飽奸豎  
貪饕之腹則近習之蒙也遼兵徵調雲集刻  
期進勦所計日費萬金近以則例差殊糧草  
騰踊又復疏請加給兼之川兵踵到費益不  
貲乃那借大工已奉俟容候發之



旨加派地畝不皆好義終事之勤師行糧從間不容髮儻擴日持久轉餉不給致有枵腹脫巾之禍此時卽褫職之職斷職之頸何濟于事徒勞

皇上社稷憂耳竊謂此時卽慨發內帑百餘萬以壯三軍之氣以安中外之心已屬後時而濡忍不割豈以擁黃積白便可保百年無事耶果爾則鹿臺鉅橋瓊林大盈何以不至今存也前車未遠後車不戒則貨利之蒙也

皇上用人行政何止數端而此則蒙昧之大者廟堂之上已多汶闇結轡之象而以人事召庶徵安得不以恒風應之而今陰霾晝結也顧徵應雖若符券轉移亦如影響

皇上誠能于枚卜考選起廢諸政立刻舉行又速點贊畫亟釋縲臣裁璫監陳情之冒濫出內帑巨萬之金錢一洗陰翳之障而耀之光明則蒙反爲聖而恒風之變有不轉而爲時風之若者哉至于東宮就講際此春明景和之



日尤貴及時此則

皇上自爲國本計又在用人行政之先所當亟渙以釋猜疑以疏壅滯以消沴氣而答天心更自有隨試而輒驗者

皇上行之似難而

皇上自行之則甚易試勉于其易而無令人缺望于所難久安長治恒必由之矣區區奴酋何足爲我難也若變生有因而弭之無策則始之愛我者將轉而怒我怒我者且轉而棄我夫至于棄我而其故尚忍言哉職因風霾之變聊效一得之愚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

○遼東經畧楊鎬題爲恭報師期大彰

天討以振國威事職會同薊遼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爲照建酋奴兒哈赤者窮兇稔惡法所必誅

皇上一怒赫然斷行征伐不以職爲不肖起之閑廢俾與總督同典戎旃又簡巡撫參軍共圖



言通石畫  
卷之十一  
三四  
戡定職等忠憤所激豈不願滅此而後朝食  
哉顧賊旣發難之後始下募兵之令馳調兵  
之檄募兵未易完必須團練調兵未卽至難  
遽整齊而錢糧請之內帑者不足則那之部  
寺再不足則借之南都搜之各省又不足復  
加派于民間其本色則召買于本鎮海運于  
山東遙相轉輸疲曳艱關數月以來尚難充  
裕器械則外造者勿給也內運者勿堪也添  
造之關以西之郡邑如戰車火炮火箭長鎗

大刀搬鑊鍋口鉛鐵子火藥之數取足于督  
臣者至數十餘萬之多亦數月精力始得辦  
完馬匹則買之民間兌之罔寺不得十之三  
四又專官市買于宣大西鎮往返亦數月始  
至而朝鮮始未必其同力北關初未必其同  
心虎墩抄煖等大虜又恐其賄購于奴酋而  
乘間抵隙爲我肘腋之害此三酋者鼓舞籠  
絡之不至卽兵馬錢糧器械皆已整辦亦不  
便于舉事旣圖之稍有次第已入深冬矣無



兩三日不雪無雪不兩三尺咎口隘口冰堅  
數寸刀刃所不能施馬足所不能措出哨夜  
役回鄉人口且多僵歿于道路者此豈進兵  
之時哉故僅以各總兵畫地而守雖欲投袂  
而不能今已春暖風和雪消冰泮三軍當  
欽頒犒賞之後兩關值感恩圖報之時朝鮮聞風  
而思共奮西虜頗戢而無大憂不于此時舉  
事

明旨所謂師日以老財日以匱賊之飭備且日堅  
况春夏之交水潦可虞疾疫可慮又將守株  
以何待職等集議既定約令鎮道各官于二  
月十一日俱至遼陽演武場酌量兵馬分爲  
四路北以開鐵爲一路從靖定安堡出邊以  
原任總兵馬林爲主將以開原管副總兵事  
遊擊麻巖管鐵嶺遊擊事都司鄭國良管海  
州叅將事遊擊丁碧原任佐擊葛世鳳管新  
兵右營原任遊擊趙啟禎管新兵中營原任  
叅將李應選原任守備江萬春等隸之以開



原兵備道僉事潘宗顏監督以岫巖通判董  
原礪贊理而北關兵馬分路並進又監之以  
慶雲管遊擊事都司竇永澄此可以攻奴酋  
之北面從此而南則瀋陽爲一路從撫順關  
出邊以山海總兵杜松爲主將以保定總兵  
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左右之又以職標下  
右翼營管遊擊事都司劉遇節原任叅將龔  
念遂原任叅將柴國棟原任遊擊王浩原任  
叅將張大紀原任遊擊楊欽原任遊擊汪海

龍管撫順遊擊事備禦楊汝達等隸之以分  
巡道兵備副使張銓監督以按察司經歷左  
之似贊理此可以攻奴酋之西面從此而東  
以靖沙爲一路從鴉鶻關出邊以遼東總兵  
李如栢爲主將以管遼東副總兵事叅將賀  
世賢職標下左翼營管遊擊事都司張應昌  
管義州叅將事副總兵李懷忠總鎮坐營遊  
擊戴光裕總鎮左翼營遊擊王平總鎮右翼  
營管遊擊事都司馮應魁武靖營遊擊尤世



功西平備禦加銜都司諭成名加銜都司事  
李克泰原任遊擊吳貢卿原任遊擊于守志  
原任遊擊張昌胤等隸之以分守兵備道叅  
議閻鳴泰監督以推官鄭之范贊理此可以  
攻奴酋之南面從此而東南以寬奠爲一路  
從涼馬佃出邊以總兵劉綎爲主將以管寬  
奠遊擊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陸兵營都司姚  
國輔山東營都司周義原任副總兵江萬化  
駿陽守備徐九思浙兵營備禦周冀明等隸  
之以海蓋兵備道副使康應乾監督以同知  
黃宗周贊理而朝鮮兵馬分路並進又監之  
以管鎮江遊擊事都司喬一琦此可以攻奴  
酋之東面若清河之東駿陽之西尚有一路  
亦可通賊但山險路狹林木深蔽止可輕兵  
出奇張疑設伏聽臨期相機調度乃兵馬雖  
分四路出邊之時須合探合哨聲息相聞脉  
絡相通各道名爲監督而僨催糧草紀籍功  
罪招收降人皆其職掌又遼陽廣寧係根本



重地則以原任總兵前府僉書官秉忠與遼東都司張承基駐遼陽以新添總兵李光榮駐廣寧各領兵馬以備不虞又以管屯都司王紹勛總管運各路糧草如此分別定矣乃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假盟誓衆志安能一乎卽于是日率鎮道文武各官而同誓于上下神祇曰奴酋賊天肆虐朝廷問罪興師督撫按臣等共將

明命鎬則忝任經畧儻有不忠不誠廢法廢事或南北主客將領之異視或分布賞罰予奪之徇私明神殛之先殞厥命而三軍司命大將主之大將並設旗鼓必須戮力同心或觀望逗遛或當進不進或當援不援或忘人之功或飾己之罪或殺降冒功或且濫及被虜華人者明神殛之速殞厥命然將分四路經畧不能以四體役之也爲功爲罪實惟三四監司爲之耳目而如無功以爲有功有罪以爲無罪是非顛倒敘錄含糊以致羣情不服公



論無據因而僨事者責有所歸辜何可貸卽  
曰假手借聽于贊理各官而各官有不矢勤  
矢慎夾襍一毫欺隱玩愒之私是不公不忠  
滅天理喪人心者司道所監何事明神必共  
殛之俾殞厥命神之聽之必不昧其聰明之  
情狀必不枉其正直之本真必不失其體物  
不遺之靈爽而如不先之陰鑒繼之顯罰少  
有逸佚謂盟不信師出無功神亦與有羞焉  
夫幽有禍福司之鬼神非誓戒固無以齊一  
衆志明有賞罰布在王章非申儆又何以激  
勵羣情所有懸賞規格題奉

欽依已經榜示昭然中外耳目且播傳夷地矣復  
將罰約條款已經榜示者又行明白宣告使  
共聽聞一各路信地距奴賊城寨計道途遠  
近定出兵日期如違日期者明係逗遛主將  
以下領兵官皆斬一本路雖殺敗賊兵見別  
路爲賊所乘不卽救援者明係觀望主將以  
下領兵官皆斬一主將與將領將領與千把



總千把總與軍士或素有私仇劫于陣中乘  
機陷害者審實處斬一官軍臨陣退縮不前  
者登時立斬一馬步兵前隊以冲鋒陷陣破  
敵爲功不許割級俟賊敗走之後方許後隊  
割級驗功之時前後隊三七分賞如賊未敗  
而爭先割級來搶級者皆斬一臨陣私逃及  
詐稱病規避者斬一營中蓄藏婦女者斬一  
營中不加謹嚴防致失火延燒火藥糧草者  
斬一殺中國被擄人民報功者斬一濫殺投  
降夷人及老幼婦女充功者斬一爭奪高麗  
北關所獲首級者斬一攻剋賊寨爭搶財物  
致有失機者斬軍士處斬仍罪及本路將領  
一俘獲賊屬子女及被擄漢人婦人隱匿不  
報者斬一督運及護運糧草官遲悞軍興者  
斬以上十四款不憚三令五申各宜朝乾夕  
惕

尚方具在軍法無私因取撫順在陣先逃已經  
題明正法之指揮白雲龍者當場梟首示衆



以爲法在必行之例隨密諭各總兵起自二月二十一日各依期限先後出邊竊計成師以出當擒賊而返何也向則晦朔沉陰今則朝昏晴霽向則涉足泥濘今則驅馬平坦向則有千餘里餽運之憂今則有三軍騰飽之氣久仗

宗廟社稷之靈朝廷國家之福豈小醜之不足蕩乎惟是職鎬無能爲役不免久滯師徒未及早釋宵旰視昔人旬有六日而斬孟達期以八旬而破楊么者誠可愧矣然以播事較之以一總督三巡撫總三省之物力統三十餘萬兵馬以圖一楊應龍幾年其司道在行間者計一十七員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州縣正官在行間者計三十七員而都布按三司官及襍委供事者尚不與焉真不啻如林之旅矣今全遼僅僅四道常缺其一二求一督運部臣一贊畫主事而不可得與職共事者止守道閫鳴泰一人耳一知州被論聽勘一



通判一推官又有各處查盤之委用軍旅之事千頭萬緒職統理其大又親其細將幾十月手口不停形神俱瘁日中而食食且不飽夜分而寢寢且不寐雖欲將勤補拙未見敏則有功而遠觀逖聽者見謂無所事事憂亂思治者見謂涉于遲遲訝職書報稀踈者又見謂一于汶汶夫整而能暇兵家所尚安危關係嘗試實難人顧力行虛談何補職始終此心誓不與賊俱生而已又遑計其他哉

○吏部尚書趙渙題爲風霾異常天心示儆懇乞聖明軫念軍興事急速允戶兵大臣以圖消弭以保泰寧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遼左誓師未幾都中狂風大作黃埃蔽天白晝爲晦此其景象甚惡而戒備當嚴者也征伐之權雖授之經畧而兵食之籌則佐之大臣今戶兵二部有長無貳有推不允恐非所以戰勝于廟堂當急爲催請案呈到部臣看得沙塵掩晝赤氣橫空此可謂之吉祥乎且逼近出師之



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言念及此何能無懼  
皇上睠焉東顧期以長組繫奴酋不見銀河之洗  
顯會朝清明之象乃見惡風之布成乾坤晦  
闇之形通國驚惶滿朝變色臣竊謂

至尊旰食必有愀焉不樂亟圖所以回天者而泄  
泄猶昔也頃見閣臣禮臣臺臣條上封事皆  
惓惓焉以用人爲

皇上勸臣部職在用人姑先舉有關封疆之大臣  
坐名上請惟

皇上垂察焉戶部缺左侍郎見推李起元兵部缺  
左侍郎見推楊應聘缺右侍郎見推祁光宗  
補之足以裕兵食而濯聲靈是撻伐之一助  
也補之足以答帝簡而協天變是回天之一  
助也伏乞

聖慈事天以人速賜允用則一舉筆間而與治同  
道反災爲祥順治威嚴端必由之矣臣無任  
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兵興需餉甚急懇  
乞亟命督餉大臣速赴料理以濟捷伐事竊  
照奴兒哈赤狂逞螳臂自犯鯨誅茲經畧諸  
臣奉天征討仰仗

廟謨肅將

皇威而三軍奮激可以鼓蕩平矣但兵法曰千里  
餽餉士多饑色今出勦之地不止千里而需  
餉不甚急乎又云興師十萬日費萬金今募  
調之衆不止十萬而需餉不甚多乎惟需之  
急則搬運不可遲惟需之多則收積不可少  
今之時亦岌岌矣臣自去夏措處已竊意有  
今日是以去秋移文山東道府上緊收買以  
備海運又移文薊永鎮道上緊收買以備陸  
運亦數數矣近聞登萊已收糧十五六萬餘  
而苦于無船薊永亦收漕糧五萬草三十萬  
而苦于無車今俱未運遼何以濟也臣雖措  
處于內而不能經理于外則督餉大臣斷不  
可少亦需之甚急蒙



皇上業洞燭軍務緊急於吏部所推山東巡撫李  
長庚昨已點用則督餉得人矣蓋長庚之撫  
山東也注意邊方苦心料理如搜括等項輸  
輓最先加派等銀那解更速允是剖衷爲國  
竭力勤王者也然例必候代而來則遲矣俟  
來而料理則晚矣合無令星馳赴任不必候  
代一面移文青登萊三府已買者上緊海運  
未買者上緊廣收各用本地加派銀兩或請  
解到新餉以憑銷筭報部可也然海運由蓬

萊閣至海蓋套中多風波之險陸運自山海  
關至遼陽鎮亦多跋跣之勞議將料理道府  
及押運官吏果能轉輸及時不悞軍興俟報  
部移咨紀錄從優陞轉則勞得優轉人不憚  
勞矣其淮遼船戶及山海腳夫亦酌遠近量  
加工食仍禁尅削則運得纖利人爭爲運矣  
至于金復海蓋等州各有積貯之家獎誘收  
糶所當設法以濟其急者也如官吏有虛文  
了事及夫役作弊營私者又當持三尺以繩



其後者也以上諸事總于督餉大臣是司其時勢何急而赴任何緩焉伏望

皇上俯念遼師北伐需餉甚多盼望甚急將督餉大臣速令赴任不必候代則可救燃眉之患而無噬臍之虞奮擊可用蕩平可必矣

○山東道監察御史沈珣題爲風霾示異

聖政未新伏乞蚤納忠言以回天意事職見邇日風霾之變事出異常卽黃髮耆老無不吐舌錯愕以爲從來所未有其恠異驚人之狀諸

臣言者敘述不啻明且悉矣職不必更贅獨念是日何日哉正進勦奴酋成師以出之先一日也行將淨掃妖氛以清區宇造物何心而示異如此一可駭赤光射人如火如血其爲兵象不問可知二可駭中國者帝王之所自立乃風折牌坊適于帝王之廟此中原腥擾之兆尤人臣所不敢言三可駭比徵之臺占不曰四夷來侵則曰內亂人叛彼其景象旣如彼其占驗又如此職計此時



皇上雖靜攝宮闈必將恐懼震驚行有一番異常  
舉動如開儲講舉枚卜補大僚下考選釋直  
臣之繫允贊畫之請撤鯨翼之璫散紅腐之  
積種種善政舉不移時于以下慰人心仰消  
天變鼓疆場之氣而寒犬羊之膽事在必然  
何俟下請職因是翹首拭目顚顚以待不敢  
遽進狂言以附諸臣之後而今且逾十日遙  
矣相臣言之禮臣言之省臣言之臺臣言之  
聖聽之杳然且如故乃陡聞赫赫

嚴旨第督促殿門之工以狗梟璫之請也門工繫  
九重壯觀之地豈曰可輕但前日停工爲奴事  
也今征奴伊始乃不先不後而忽議及于斯  
以自反前汗

皇上豈遂忘奴耶且諸臣之所颺颺而請者何曾  
一及門工豈弭災要務無有更重于門工者  
耶抑連篇屢牘之言

皇上盡束而未觀耶

皇上英主也請清夜靜思三百年無缺金甌



祖宗之所以付我者亦不輕五十載太平世界天地之所以佑我者亦不薄而奈何自甘褻越謂天地何謂

祖宗何益

皇上之意自以爲久于御世天下事我知之矣卽天灾流行我亦見之非一矣彼呶呶多口不過無病之呻不疾之慨何曾見有一言之驗而張皇如此故不喜亦不怒漫然直度之高閣以爲常但計邇來犬恠猴妖鼠灾猪青猶曰章奏之條陳非

皇上所目覩若今日之異則

皇上所親見矣近來種種灾異必有種種事應獨向年狂風之變聞奴酋正以是日會兵啟釁則風變之來尤確有明應矣此而不畏誰爲可畏此而不信臣言更何時可信臣言且皇上厭多口之張皇以爲言危言亂總無實驗不知禹臯稷契當堯舜之世曷嘗不言危言亂其言固未嘗驗也第以堯舜信其言故終以